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九回 遞冤狀民女上公堂

劉大人座上吩咐：「暫且退堂。少時那女子傳來，稟我知道。」下面答應。又想一陣，大人退進屏風去了，不必再表。且說承差王明，奉大人之命，去傳東街上的富全之妻進衙問話。他不敢怠慢，邁步如梭，逕奔東而來。不多一時，來到土地廟，舉目一瞧，果然南邊有幾棵棗樹；又往北一看，真有個青石灰小門樓。看罷，走到門樓底下站住，往上一看，果然門上貼著一道黃符。王明看罷，說：「罈子裡吹不啞——有音。

劉羅鍋子怎麼知道這個底細？莫真的他有些個鬼谷麻糖的，倒要小心。」說罷，用手拍門，叭叭連聲響亮。

且說佳人白翠蓮，房中正坐，忽聽門聲響亮，說：「青兒，你去瞧瞧，有人叫門，只怕是你姐夫他們回來了。」眾位明公想理：這個小家主兒的院子可有多深？白氏屋內與青兒說的話，承差王明在衙門口站著，白氏的言詞句句他都聽見咧！心中早有鬼吹燈咧！

且不說王明在門外等候，且說青兒聞聽他姐姐之言，不敢怠慢，邁步翻身，兩隻鯨魚腳，唧哩咕咚來到了衙門的跟前站住，望外開言，說：「誰拍我們家門哪？」承差王明說：「我呀！給你們家大爺帶個信來咧。」青兒聞聽，說：「等等罷，我去告訴我姐姐去。」說罷，高聲往裡跑，說：「姐姐，我姐夫他們帶了信來咧！」白氏聞聽，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把那一位請進來見我。」青兒翻身往外走，來到了衙門以裡站住，眼望承差，開言說：「那一位大爺，我姐姐請你哪，裡頭坐著呢！」說罷，青兒在前，承差在後相跟，登時來到屋內坐下。白氏說：「青兒，倒茶。」青兒答應一聲。

且說承差觀看那女子容貌，是怎生的打扮。

承差王明留神看，打量佳人俏芳容：烏雲巧挽真好看，發似墨染一般同。兩耳藏春桃環佩，杏眼秋水水靈靈。芙蓉粉面丹霞嫩，小口櫻桃一點紅。兩道蛾眉如新月，因開口，瞧見那糯米銀牙在口中。十指尖尖如春筍，玉腕上，兩個鐲子繞眼明。萬卷書文兒別住頂，旁邊插著一丈青。

腰如楊柳迎風舞，金蓮三寸繡鞋紅。雖然是，渾身上下穿粗布，那一宗，雅淡梳妝動人情。說什麼西施王嬙女，貂蟬要比也不能。王明看罷直了眼，歪著脖子不轉睛，腹中暗自來說話：「這一個，小樣兒真可人疼。但得與我成夫婦，『救苦觀音』念萬聲，辭了差使家中坐，要我想出門萬不能。」女子觀瞧這光景，不由怒氣朝上攻，說道是：「既有書信拿來看，兀自發呆主何情？」王明心中正打算，忽聽女子把話言。半晌還過一口氣，帶笑開言把「娘子」

稱：「奶奶留神聽我講，有個字帖一看你就明。」說著懷中掏出票，劉大人，硃筆標了個通點紅。女子接過從頭看，就只是，人命干連那一宗。上寫著：「速傳白氏進衙中，本府立等問分明。」佳人瞧罷遞過去，說道是：「大人票到我敢不遵？上差少容奴打點，一同進府辯分明。」佳人說罷不怠慢，梳妝匣，取出一塊帕烏綾，兩手一抖頭上戴，回手把，素羅白裙繫腰中。收拾已畢又講話：「上差留神請聽明：略容片時奴寫狀，刻骨難忘爺上情。」

白氏佳人說：「上差少容片時，待奴寫一張鳴冤的狀詞，好一同進府見大人鳴冤。」承差這一會貪看女子的貌美，巴不得多看一會兒再沒有不依的咧。說：「娘子，既然如此，就快寫罷。」女子聞聽，慌忙打妝奩之內拿出筆硯，放在桌兒上面，研得墨濃，添得筆飽。白氏提筆，唰唰唰，連真帶草，頃時之間寫完了狀子，掖在袖內。王明在一旁觀看，樂了個事不有餘，說：「不但美貌無雙，而且一筆的好字，真真的少有。像我王明，活了這麼三十歲，今我才開了左邊的右眼咧！」忽又聽那女子開言說：「上差，咱也走罷。」王明聽說，無奈何，他才站起身來，故意要威唬這女子哀憐央求於他，他這心裡才一樂，要美這麼一美，故意的「唏溜嘩啦」，把鎖子掬將出來咧。說：「娘子，把這個東西略戴一戴。」劉大人並無叫他鎖拿，他心裡想著叫白氏佳人央求他，他好送個空頭人情。那知這女子深明大義，絕好的才智，瞧見票上寫著「傳喚」，並不是鎖拿，這如今差人要把他上鎖，就知道是公差的假局子。女子想罷，眼望王明講話，說：「上差，把鎖遞與我，奴家自己戴上就是了。王法敢不遵嗎？」王明聞聽，拉不回鉤咧！只得遞過去了。

佳人接過，自己戴上，這才邁步翻身，出門而去。白氏回頭說道：「青兒，好生看守門戶，奴家進府見大人鳴冤。」青兒答應，不必再表。

且說承差王明，帶定白氏佳人，穿街越巷，不多時來至了府台的衙門。王明打進稟帖，劉大人聞聽把白氏傳來咧，立刻升堂。剛然坐上，忽見承差王明跪在下面，說：「大人在上，小的王明奉大人之命，把東街上土地廟東邊那女子傳到咧。回大人得知。」劉大人座上吩咐：「帶將進來！」「是。」王明答應，翻身出衙而去。來到女子的跟前站住，帶笑開言，說：「娘子，見官府咧，須把這鎖摘將下來，好跟我去見大人哪。」白氏聞聽，說：「上差，私下開鎖可不能。等著我見了你們大人再說就是咧。」王明聞聽女子之言，說：「乾媽呀，叫你今可頑著了我咧！」說不的，只得帶進他去。說罷，王明在前，女子在後，進角門，登時來到堂前。佳人跪在下面，承差打千說：「小的王明，把白氏女子傳來。」劉大人上面一擺手，王明站起一旁伺候。忠良座上留神往下一看，瞧見是戴著鎖，大人說：「王明。」「有，小的伺候。」「叫你傳喚，為何戴鎖呢？」王明說：「回大人，他要戴嗎。」忠良又眼望女子，講話說：「你為何要戴鎖呢？」女子見問，說：「大人在上，差人調戲奴家，奴家不允，他就把奴鎖上咧。」劉大人聞聽，衝衝大怒，說：「好一個可惡的奴才！」吩咐：「把王明拉下去，重打四十！」這一聲答應，不容分說，把王明拉下去，按在丹墀，把眼子打得是一撮一撮的，把他的那股窮色，也打回去這清官座上留神看，打量女子這形容：一條烏綾頭上罩，素羅白裙繫腰中。蛾眉緊鎖帶煙柳，雙膝跪在地平川。

年紀未有三十歲，不過在，二十六七正年輕。大人瞧罷時多會，認得是，算過命的女俊英。座上開言朝下問：「那女子，抬起頭來看分明。你的事情我知曉，這內中，幾條人命不非輕！」白氏聞聽抬頭看，認得是，算命羅鍋那先生。就知道，大人改扮去私訪，忠良報國為民情。佳人看罷不怠慢，磕頭盡禮在平川，說道是：「犯婦無知瞎了眼，望大人，貴手高抬把我容。」說著掏出那冤狀，十指尖尖雙手擎：「望大人秉正從公辦，犯婦女，並非怕死赴幽冥。」

但只是，兒夫上了句容縣，未回轉，他不曉其中就裡情。

奴有心，昨日就要尋自盡，怕的是，夫主回家撲個空。奴死也是含冤鬼，被這囚徒把我坑。內中情由難出口，大人瞧狀自然明。」忠良聽聽前後話，眼望那，左右開言叫一聲：「快些接狀本府看，好辨那，渾者渾來清者清。」書吏聞聽不怠慢，邁步翻身往下行。接過女子那張狀，劉大人，用手接來看分明。